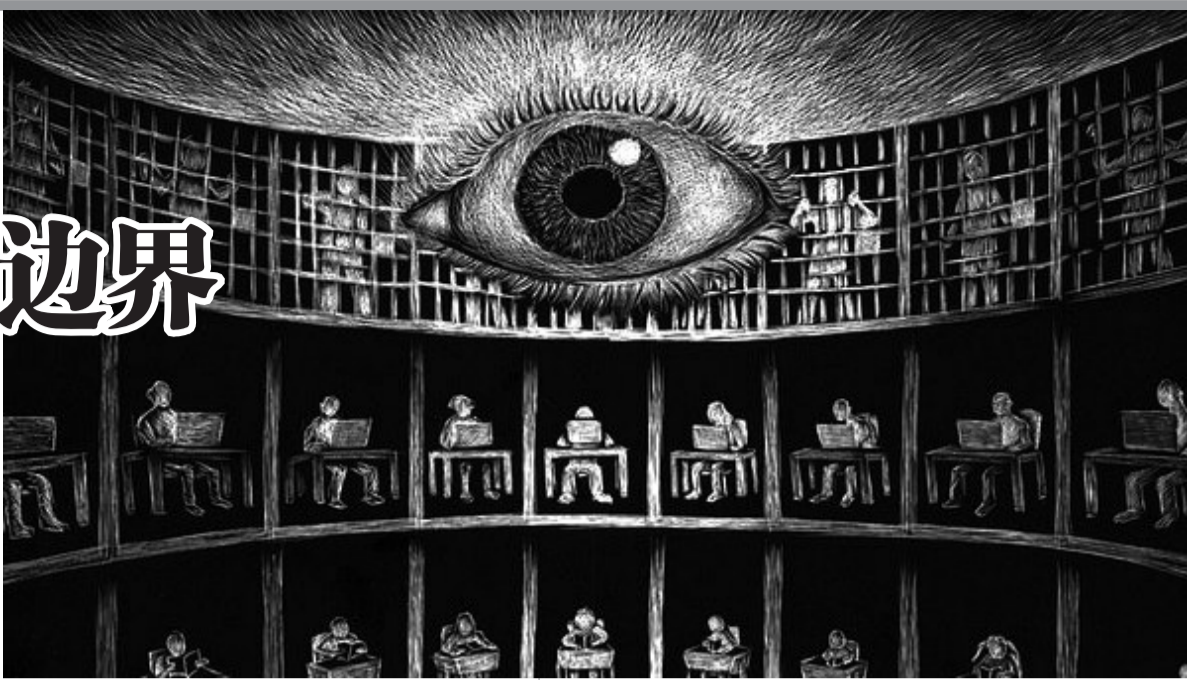


网络文学评论

童子《笼中》:

被“选择”的虚实边界

□李皓颖 刘心怡



初读《笼中》,极容易被作者笔触晦涩的中世纪奇幻布景劝退:一处充满谜团的昏暗修道院中,读者跟随主角艰难地寻找线索。可是读者既不知道主角的目标,也不清楚他的动机,主角甚至没有姓名,只有一个奇怪的代号——“聆听者”。直到“聆听者”死亡,故事又一次从头开始,读者才醒悟过来:主角的经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、线性的中世纪欧风故事,而是一个角色扮演类沉浸式VR游戏《圣徒岛》。

然而,如果读者怀着看普通游戏文的期待,希望主角打通副本、闯关成功的话,就会发现大错特错了。“聆听者”和另一个游戏玩家“皈依者”在数不清次数的死亡之后,终于逃离了圣徒岛这个牢笼,但迎接他们的却不是胜利,而是一片混乱的世界尽头,没人能想到,这个游戏的“边界”并没有完成。

故事在此迎来第一个巨大转折,主角们在困惑中醒来,原来他们是被编号为0933和0416的囚犯,身处在一个更大的牢笼“边沁监狱”之中。故事风格由欧洲中世纪,摇身一变成了近未来科幻。为保全性命,逃出监狱之笼,0933和0416一起与监狱管理局长官B展开了一局极度烧脑的“狼人杀”。

在“圣徒岛”副本扮演各色西方奇幻风格角色的游戏者们到达游戏的边界,发现自己实为关押在未来监狱中的囚犯;监狱管理者则将之召集,开展“学习小组”,试图报复曾在游戏中将自己开膛破肚的角色“皈依者”。

这不按套路安排的情节设置,仿佛是故意要和读者作对。不习惯以“死亡=重新开始”为核心的游戏模式的传统读者,恐怕在圣徒岛就会被绕晕了头;网文读者对游戏副本司空见惯,但《笼中》却又绝对不像一般的游戏性网文那样酸爽好读。到了边沁,读者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,如此重要的基本游戏信息,硬是被整整捂了一个副本。

但更可怕的当属作者的叙事诡计。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智力搏斗中,作者不仅不亲和地解说,反而一次次地给读者使绊子,利用叙事视角欺骗读者。读者须得集中精神,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作者的叙事陷阱。“圣徒岛”中,主视角一直是“聆听者”,也就是边沁监狱的0933。但在对弈中,沉迷推理的读者会突然发现,不知什么时候主视角切换到了0416。为了保护0416,两人故意互相“穿对方的衣服”,假扮对方的身份,模仿对方的性格、言行,和“圣徒岛”的相处模式发生了完全的颠覆,以至于读者一个不注意,就会和B一样被表演耍得团团转。

因此,《笼中》成为一篇非常难以归类与定性的奇文,故事虽采用了多个游戏副本的结构,却很难粗暴地把它归为一般的“快穿”“无限流”。《笼中》的玩法不入套路,也无法被套路化,充满了作者任性又多面的个人化风格。其任性的另一个铁证,莫过于0933和0416玩的第三个游戏“螺髻山”——彝族山寨乡土风格的副本。不少读者因此怒打差评,因为实在“太土了”,土得和前两个副本格格不入,土得放眼整个网文圈都堪称罕见。刻意选择这个边缘题材,或许是一次作者对少数民族叙事的炫技。

这些要素把《笼中》变成一个难以被模仿、复制的试验品,然而,作者的野心到这一步也才只显露了一半,直到全文的尾声处,才把之前层层叠叠的铺垫引爆。在故事接近尾声处,0416与0933成功越狱,逃出了边沁,当他们以为这次终于可以彻底摆脱牢笼的时候,却再次发现自己跌进了“圣徒岛”的世界。原来他们所经历的一切,都只不过是“圣徒岛”的一个轮回。

牢笼之外,仍是牢笼,层层嵌套,永恒循环。

0933不断寻找世界中有无漏洞,以判断自己是回到真正的现实,还是仍然身处游戏世界。当他发现自己还在虚拟游戏之中后,唯有以自杀的方式脱离身体,退出游戏。尤为恐怖的是,其中有的世界无限接近于我们这些读者所在的“现实”,却仍被证明是“游戏”,0933不得不一次次拿起黄油刀割腕自尽。在无限的死亡循环中,虚实的界限彻底破碎,真实的世界已不复存在,0933痛苦地觉察到,不管他作何挣扎,他都永远被禁锢在“笼中”。

到这一刻,《笼中》这个故事终于暴露了真面目。主角是否解开谜题、通关游戏副本,此刻已经不值一提,所有的副本都转向了对“虚拟游戏”和“真实世界”本身的发问。当圣徒岛的游戏世界被穷尽,囚犯们在监狱中醒来时,“边沁”似乎是更真实的;当主角们费尽心机逃出“边沁”后,“现实”似乎是更真实的;但当主角竭尽全力,却发现“现实”也不再真实之后,我们不得不再发问:到底何者为虚拟,又何者为真实?

我们甚至失去了主角的名字,连“主角”都变成了无法确定的存在。当主角不是圣徒岛的“聆听者”,不是边沁的“0933”,不是螺髻山的“边沁达铁”,那么他是谁呢?当每一个身体都是可穿脱的,每一个世界都是可退出的,“真实”的身体与世界又存在于何处呢?

如果作者再残忍一些,在此画上句号,文本就会停留于向无限空间开放的状态,将这个永恒的疑问抛给读者。但是在真实和虚拟的边界濒临崩溃之际,作者给出了故事的选择:在某个世界中,0933重逢了这个世界的“0416”,这唯一的羁绊让他放下不断自戕的黄油刀,留在了原地。

这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答案:“真实”是什么变得不再重要,重要的是我们把哪一个视为“真实”,从而选择留在我们所认为的“真实”。这意味着,重要的或许并不是什么是“真实”,而是什么能令我们感到“真实”。对于这个答案,读者间争议颇多,有人欣赏主角的勇气,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结局;也有人觉得烂尾,嫌作者匆匆给出一份勉强合格的答卷,拉低了整篇文的格调,落入了女性向网文的俗套。

但不可否认的是,这区区15万字所容纳的精巧结构、独特写法和处理后现代人类主题的意图,已充分呈现了《笼中》不同于一般网文的先锋性。其烧脑的剧情和略显晦涩的写法,让《笼中》注定不会成为一篇受大众欢迎的小说,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这样孤勇的先锋,以去往那些足够远的地方。即使知道“真实”的真相不会轻易让人看清,即使知道我们可能谁都无法逃离现实的囚笼,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冲向了笼子的边缘,去拓宽网文的边界,去触碰思考的边界。

童子:

(微博ID:折一枚真,常用笔名:童童子)。微博独立女性向写作作者。2016年3月,在长佩文学论坛发表娱乐圈题材长篇小说《入戏》,即扬名圈内。童子起先在长佩文学论坛、晋江文学城、新浪微三处平台同步连载小说,但并未签约,后主要以微博为连载平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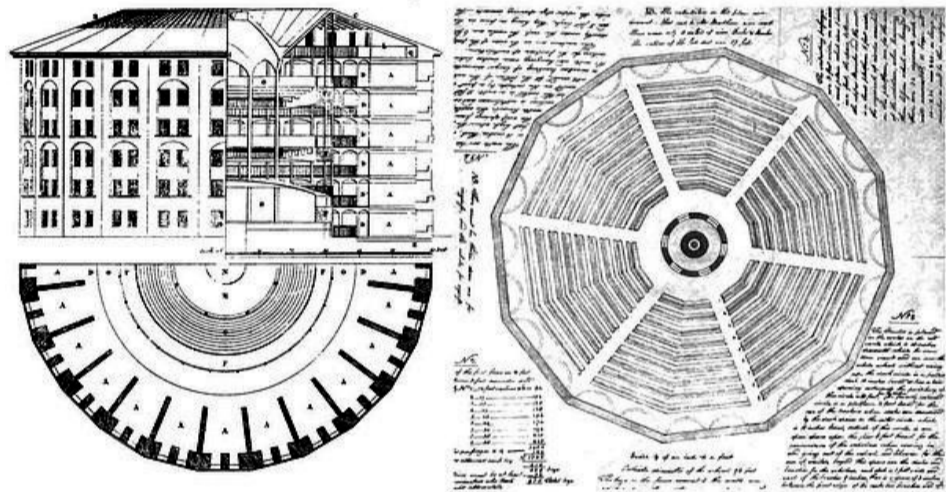
创作《大鸡》(2016-2017)、《笼中》(2017)、《斩五通》(2018)等中长篇小说及数篇短篇小说,风格题材多变,曾出版短篇小说集《童子手札》(2018,威尚出版社);2018年与晋江文学城签约,次年开始连载其首篇VIP文《御者》。



《笼中》于2017年3月起开始连载,

2017年6月完结,全文接近20万字,为童子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。小说杂糅西方奇幻、近未来科幻、异城民族风情等多种写作风格,依靠层层嵌套、不断反转的叙述方式,成为读者心中难得一见的“烧脑神作”,在多种意义上拓展了网文写作的可能性。

《笼中》分为圣徒岛、边沁圆、螺髻山和黄油刀四个篇章。其中,“圣徒岛”和“螺髻山”均为未来世界监狱中用以控制囚犯的游戏副本。囚犯0933和囚犯0416在游戏副本“圣徒岛”中邂逅相遇,并触怒监狱管理员B。0933和0416在监狱中经历一系列排查交锋,试图逃离B的报复。成功之际,他们又陷入“圣徒岛”游戏副本中,在重重幻境中循环往复。0933为脱离幻境,不得不重复自杀,直至重新遇见0416。



圆形监狱图纸

第一感受

精神与气度

——评宋方金小说《清明上河图》

□刘开建

不同的作者有着不同的写作趣味和追求,有的乐于抒写晴天,有的钟情描摹雨天,有的善于揭露黑暗,有的愿意予人温暖。是什么造成了作者的这种不同?那一定是他独特的人生经历、生存状态、审美趣味、精神追求。可以说,一部作品的气质就是这个作者的内在气质,一部作品的精神,就是这个作者的内在精神。作为一名读者,我的乐趣不仅仅停留在小说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文本上,我更愿意去发现这部作品与作者个人之间的内在联系。

一个作者当然需要有他的作品,一个作者被人认识当然需要通过他的作品,没有作品,如何称其为作者?这理所当然。但我认为一个作者需要有一个形式来呈现他的思考、他的观察、他的精神、他的表达,因此他需要一个载体,这个载体是什么?可能是绘画、可能是音乐、可能是影像、可能是小说,还可能是建筑,作者只不过就近找一个适合他的形式来承载而已。他要借助这个载体来和自己对话、和世界对话、和过去对话和未来对话。这是张择端画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意义,也是宋方金小说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意义。

小说《清明上河图》语言洗练、圆润,韵味十足,读之如清风拂面,念之若溪水潺潺。阅读的过程中,常常使人忘记文字所讲的内容,而不自觉地徜徉在柔顺的文字中间。这是诗人出身的宋方金的功力。文字上的优美是很多作者的追求。宋方金的文字的难得之处在于,它优美而大气,开阔并高远,它的文字没有矫情和阴柔,而是透着温暖。文字上的诗性和温暖性是宋方金作为一个作者的特质。一个作者的特质不是凭空而来,必有其来源。宋方金生长于山东胶东农村,体味过苦味生活,因此比城市里走出来的作家更知人间冷暖,所以他常怀有悲悯之心。少年时代赶上文学繁荣时期,入了诗歌的道,因此他精神上洒脱、高远。人被所处的环境塑造,人被他的爱好塑造。我想这是宋方金诗性和温暖性的来源。他的诗性和温暖性首先体现在文字上,其次体现在故事上,这一独特特质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,从诗歌到小说、从电影到剧集。

小说《清明上河图》以起居郎左耳的视角,以左耳与王师师平凡的暮年生活为时间节点,通过倒叙方式再现左耳与王师师的爱情故事。在左耳与王师师的爱情故事中,画作《清明上河图》成了一张网,把所有人物都网罗进去,他们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,故事在此基础上缓缓展开。与其他靠文字叙述情节的方式不同,作者借助温润的语言进行了“画面式”的写作,翻开一页白纸,如同翻开一页画页,人物栩栩如生,跃然纸上,对话生动活泼,诙谐有趣。一代代的人们通过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传世名画,对历史进行充分的勾勒和想象,而这幅名画又暗藏了多少密码,预示着怎样的未来,古人又想告诉后人什么?作者穿越时空完成了他个人的想象,也完成了他个人的精神之旅。宋方金用他的笔写出了只有他才能写出的那份趣味和唯美。

我在小说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看到了作者宋方金的精神和气度。最美的艺术,不是一部作品,而是作者“活成”一部作品。作者的精神气质和生活趣味要先于他的作品。

评论

历史“掩口”下的脱齿

——读李望生小说集《箩神》 □沈念

子弹破壁而出。疾速而行,空气被撕裂,发出锥心刺骨的“呐喊”。那是一颗“黄灿灿,在阳光下闪着金黄色光”的子弹。子弹是从10年前的一个夜晚射出的。在我偏僻城市一隅的简陋家中,刘恪、孟大鸣几位师友一起讨论李望生刚写完的中篇小说《金钩胡子》。那位被日军围追堵截陷入绝境的“我”父亲(侦察排长),准备用剩下的一颗子弹赐自己死,却被“长着比女人还鲜亮的嘴唇”的苗秀文救下。惺惺相惜的两人由此成为好友。一位是驰骋沙场的革命者,一位是隐藏身份惩恶扬善的“江湖土匪”,正义秩序的地下维护者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因为苗秀文惩戒了两名犯错的解放军战士,被认定仇视新生政权。“我”父亲迫于无奈,要以革命的名义充当刽子手,执行对象就是他的救命恩人。那晚大家一致认为,要用那颗贴着内衣珍藏的象征生命重生的子弹,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。契诃夫早就告诉我们:“你开头写一把枪,后面就得让它打响”或者我们也可以说,子弹在苗秀文贴身保存时就已射进他的身体,甚至是从更早的时间深处射出的。

从《金钩胡子》出发,李望生又相继创作了中篇小说《箩神》《象牙笏板》,都聚焦在“三面环水、一面靠山”的城陵矶古镇。重读时依然要称赞是好小说,这系列作品有可触碰的历史,有真实独特的地域风俗,有雷霆万钧或不动声色的情义,有不显山不露水却猝然心动的细节,有环环相扣的悬念。尤为重要的是,他通过城陵矶的活动变人形,通过史实的真假虚实,向我们讲述命运的跌宕、人性的繁复。时隔多年,屡屡回想,还能体察到金钩胡子(戴着演用的老生掩口,在那个动荡的战乱年代,出生入死保护一方水土的安宁)、陈仁山(建立了箩行在城陵矶码头的秩序,避免了打流血血的再发生)、文山(带着连长临终嘱托去尽孝,却因保住象征族脉的象牙笏板而死)等人物形象带来的文学余温。好小说跋山涉水,冰封冷藏,依旧是有温度的。温度来自于小说是生命哲学的表达,也来自于那些个体生命本存的真与善、爱与美,执念与奋争。

小说不仅是写生死故事,更应该写出生命的义理。义理是故事的灵魂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别之处就是有一个恒定的精神集结,即“道义”。不同阶层的人物有各自的道义担当,比如牺牲、忠诚、信任、义气、给予等,它在个体生活、命运中出现并考衡、纠缠不清,会给弱势、无望者注入奇特的力量,也会让人看到生活值得继续的希望。

李望生笔下的义理(道义),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矛盾和碰撞,撞得火花四溅,继而陷入两难处境。如《金钩胡子》提供了特殊历史背景下正义模糊的二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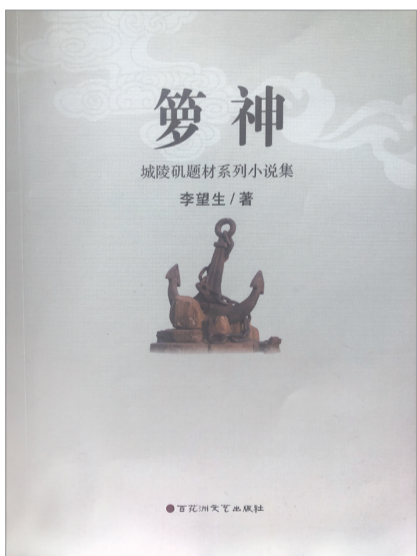
选择,《箩神》中的寻父者要面对谁是“父亲”、父亲如何认他的两难,《象牙笏板》中卢陆两家争执、护卫家族信物也是两难。是历史的复杂,也是复杂的历史。小说在“两难”中总要选择,是生活的必然,从来没有万全之策,上帝就是要在刁难中让人懂得每走一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李望生做过跑江(长江)湖(洞庭湖)的水手,陆地在城陵矶码头止步,他的文学却随着水波开始流淌了。那个屹立在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的城陵矶是个怎样的地方?“矶头如鹰嘴俯瞰脚下的三江口,三面绝壁,矶脚波涛汹涌,乱石穿空;矶顶八面来风,杂木丛生。”他年轻时生活在这里,睁眼闭眼看到的是水人水事,嗅到的是风生水起。他与水为伴,和水的行走一起行走。他常年研究以城陵矶为主体的港史、民间史,由内而外,早已是远近有名的城陵矶的解说者、代言人。子弹从民间穿过,是他替上帝扣响了扳机。

李望生的中短篇小说集《箩神》写城陵矶镇、港的历史。这种历史也许是野史、稗史,也是水的历史、个人史。这些年,李望生写过水的无尽悲歌,写过水边水上各色人物的爱恨情仇,由此写下被水裹挟的时间,支离破碎且模糊的历史过往,以及微火照亮的向往。他倾听江水涛声,勘探着城陵矶时间里的人心人性。经过小说家的挖掘创造,以及对人物内心的深度勘探和精神复杂性的直面,他笔下的“他们”命运各自,但有情有义、有血有肉,有温度有情怀,历史因此活了过来。毫无疑问,面对那些在城陵矶上下横提四条老街飘过的暗淡阴影,那些正义、丑恶、情感、欲望驱使的身体,和那些遽然逝去的高远心灵,他在精神疑难的辨认和叙事艺术的探索上作出了努力,写出了历史语境下灵魂的深。“活着”的历史也让城陵矶愈发出了传奇性、神秘感与厚重感。

李望生在小说中写到那位总戴着老生掩口出现在众人面前的“金钩胡子”,我们可以把“掩口”看作生活的道具,它的意义就是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藏,然后以尘世之外的眼光俯瞰一个个俗世之人和世俗生活场景。他的叙事圈套以非线性的方式将历史与故事、人与世间精巧地串连起来,就有了表面的波澜不惊与内里的汹涌澎湃。看起来他讲述的类似传奇,但传奇不是文学,于是他尽可能地生活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和可能性索要一种叫“疑难”的东西,那既是被书写对象的心灵疑难,也是理想读者自发生成的心灵疑难。这些疑难落实到无论金钩胡子、陈仁山、文山,还是郎老三、王鲢鱼、丁三等具象的个体之上,就有了如大地般坚实的承载。是他们让城陵矶拥有了世界的肉身,且在这世界保存着流变、生长的状态。

所有的状态最后都归宿于一颗脱落的牙齿上。那



是见证我父亲死里逃生的牙齿,也是在良知拷问中自杀后贴身藏着的牙齿;是苗秀文处以枪决时不慎撞落的牙齿,也是世间在俗世中奔波、挣扎的人们的牙齿。人人都希望有一口漂亮的牙齿。但总有残缺,残缺并不是完美,因为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,这是人所以追求美好的缘故,也是文学比历史更永久的意义呈现。

李望生小说的魅力在于他让世道人心的波澜,跟随经往城陵矶的江湖水波日奔夜流。我们从读到了遗憾、怅惋与生离、死别。那些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人们,失败之后,又一次重来。王道士说出人心的真相:“世人又有哪个没有两副面具呢?”他不是要告诉我们如何佩戴面具,或是哪副面具才是真正的好,而是让人从被记录下的世道人心的变迁中,看到人间正道是沧桑,看到灵魂应该发出的光芒。光芒如炬或如萤火,但前行必须执火、持火,它们温暖人心。心暖了,世间的路也就明亮了。

在岳阳生活的十多年时间里,我数次经往城陵矶,屡屡会想到李望生的长篇《八百里浪》,中短篇《金钩胡子》《涟漪》等作品,它们都是一个作家生活积淀与艺术品格的结晶。这种地方性、民族性文化的挖掘与代言,在喧嚣的现实中故我沉淀,三江口风平浪静,而在文化的深海中,有一团燃烧的火在烘烤着我们的认知,观照着城陵矶这片土地和江湖上的生活。如果我们把李望生的叙事看作一种建构的话,那是对城陵矶现实、历史和存在的建构。也是在告知世人,脚下和身后,除了一己之私的土地,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等待推门而入。无论与那个世界相距多么久远,我们总能听到生活中的那些嘶声呐喊,从灵魂深处迸发,从脱落的齿缺处跳脱。因为呐喊,生活有了动静,生命也愈发立体和饱满、振作和昂扬。

李望生是有故事的人,他还可再写几个从城陵矶出发的小说。这是我和读者们的期待。是的,他的文学世界,理应向“子弹”再飞一会儿。